

长篇历史言情小说

情商不乖

元阳 著

成都出版社

情商 吕不韦

元 阳 著

(川)新登字 011 号
CHENGDUCHUBANSHE

情商吕不韦

作 者:元 阳
责任编辑:刘 嘉
封面设计:战 平
技术设计:靖 华

出版发行:成都出版社
地 址:中国·成都市西一路路北一段 182 号
邮政编码:610031
电话号码:(028)7765071 7783841
经 销:四川省新华书店
排 版:宏达激光打印部
印 刷:四川新华彩印厂印刷
版 次:199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: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:15
字 数:300 千
印 数:1——10000 册
书 号:ISBN7—80575—796—8/I·189
定 价:15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内容简介

阳翟商贾吕不韦在邯郸街头偶遇绝色女子赵姬。为了得到她，吕不韦别出心裁，将邯郸城闹得沸沸扬扬，却惹怒了名闻天下的战国四公子之一——平原君赵胜。赵胜动了杀机，欲杀胆大妄为的吕不韦而后快。

赵姬知道了吕不韦的深情，却又被丈夫廉璧所察，受尽了他因嫉恨而生的性虐待……

吕不韦绞尽脑汁，终于如愿以偿，大喜之夜，与赵姬如胶似漆，极尽欢畅……

秦王的孙子嬴异人在邯郸作人质，因秦伐赵，处境窘困。吕不韦以他精明的头脑和胆魄策划了一桩空前绝后的买卖。他耗尽家产，为异人谋得世子之位，又将已怀孕的赵姬奉送给嬴异人。

赵姬怀胎十二月，生下日后成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嬴政。

异人回国继位成为秦国国君后，吕不韦身为丞相，权倾一时，以他出色的才智，治内抚外，名震天下。

异人去世后，嬴政继位。吕不韦实现了他的愿望，江山由嬴氏变为吕氏。

赵姬孤寂难熬，与吕不韦旧情重续，在后宫中极尽鱼水之欢。……但随着儿子嬴政的长大懂事，吕不韦怕

影响儿子的王位，便找了个以强壮闻名咸阳城的市井之徒嫪大，以假太监的办法混入后宫……

但事与愿违。事情终于到了吕不韦难以驾驭的地步。嬴政渐长，开始亲政，雄才英略，他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宫闱丑闻和奇耻大辱……

为了儿子，为了吕氏江山，吕不韦不惜以命相殉……

全篇融合情与历史于一炉，从一个独特的角度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姿。对吕不韦、嬴政这对父子的刻画颇见新意，而对吕不韦与赵姬之间的情爱也写得真切、自然。

目 录

第一章:红绫衣、俏美人;吕不韦色中觅色

第二章:色中之色者,赵姬也

第三章:色犹火。吕不韦知道什么叫惹火烧身的滋味了

第四章:廉璧突然像变了一个人,喝得醉醺醺地破门而入,也不顾天寒……等他终于完事时。

第五章:商人本色:吃、喝、嫖、赌

第六章:要说廉璧是只渔色的耗子,那吕不韦就是只爱色的猫

第七章:他只要最好的货;不论做买卖,还是找女人

第八章:女人,像菜肴,再美味,你不吃她,就浪费了

第九章:她有个没办法的办法:每当廉璧抚摸她时,她就紧闭美目,脑子里竭力去想吕不韦……

第十章:天下无不可买之物

第十一章:浮世三法:美女、酒徒、王孙公子

第十二章:竟劝平原君为国捐妾,吕不韦这主意也忒馊。但平原君竟同意了

第十三章:众美如花,待价而沽,真卖!到底是商人,吕不韦终于可以用钱买自己心爱的女人

了

第十四章：色如刀；但女人却可养生。在孙璋看来，
欲长生，首当滋阴。阴即女人

第十五章：也让你这王孙公子瞧瞧我这商贾的手段

第十六章：阳泉君正在他那张特制的足可容纳十数
人的宽大床榻上，与几个蜂腰肥臀的娇
女玩得高兴，吕不韦来了……

第十七章：将已怀孕的赵姬转手送给嬴异人，吕不
韦这回做的是一桩空前绝后的买卖。

第十八章：才七个月的嬴政，一双虎视眈眈的小眼
睛就凶狠地盯着眉来眼去、旧情难忘的
母亲赵姬和吕不韦

第十九章：奇人唐举哈哈一笑，对潦倒而又自命不
凡的蔡泽说，先生金水之骨，往西必发
……

第二十章：做了秦王的异人这回是真忙了，不过忙
的却是酒色

第二十一章：除了我吕不韦，谁肯将自己心爱的女
人送给嫪大这样的无赖去糟蹋

第二十二章：“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为父的一片苦
心”吕不韦心里这样对儿子嬴政说。

第二十三章：世事如梦，唯余一典

第一章：
红续衣、俏美人；
吕不韦色中觅色

1

邯郸是赵国的都城。

一国之都总是繁华，热闹，景观丰富多彩。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但是，这几日邯郸的街景却有点怪，怪得出奇。

无论哪个城市，如果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竟有一半是年轻女子，而且个个容貌俏丽，花枝招展，姿态各异：

如果在三月料峭的春寒中，这些女子人人一袭单薄的衣裙，虽然质地不同，却无一例外都是红色；

如果这些女子虽然在寒风中抖索，却或走或站，顾盼生辉，搔首弄姿，几个时辰几个时辰地在街上在十字街口转悠，好象在耐心地等待一个什么类似于从天而降的人；

如果这些女子从神情上看，偏又不象是水性杨花的娼女，反

而个个显得痴迷，专情——

这是不是件怪得蹊跷的事，是不是种怪得出奇的景观？

衣料铺，本是个色彩缤纷，令人眼花缭乱的处所。

但是，这几天，任何人走进邯郸城大大小小三十六家衣料铺中的任何一家，都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心里怪怪的。因为这些衣料铺都有一个相同之处，那就是少了一种最鲜艳最醒目的色彩——红色。

无论哪种质地，概莫能外。

不仅是邯郸，就连周围百里之内的任何一家衣料铺，也是如此。

如果有哪个不知情的顾客偏巧想买一块红色的衣料那么，铺子里的伙计准会遗憾地摇摇头，回答要过几天才可能有货。同时，又准会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撩你一眼，仿佛你是个脑子有毛病的人。

2

这几天，邯郸城里，从摩肩接踵的街头，到街头巷尾，人们三五成群，唾沫横飞，争长论短，或有根有据，有鼻子有眼，或摇头叹息，莫衷一是。总之，议论，闲聊，猜测，视线，都让不开那些在街上沐着寒风，身着红衣，徘徊不止的俏丽佳人。

这使邯郸城奇怪的景观上，更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氛围。

也许，另有一人除外。这个人每天从南到北，又自西到东，踽踽独行在邯郸的大街上。

奇怪的是，他对那些红衣佳人，对人们交头接耳的沸沸议论，却恍若不见。他的气度和神情，又好似在欣赏、检阅一幕幕街

景。

他这与众不同的样子，本应引人注目。现在显然没有。

如果有谁稍稍留心，注意这个人，便不难发现，也许整个邯郸城，只有这个人才真正称得上是奇怪的人。

人本是矛盾的结合体，但这个身上，许多矛盾的方方面面结合得很奇特，或者说反差更大。

这是个年近三十的男子，衣饰华丽。这是很明显的表现。然而，仔细看看，你也许会惊讶。诸如大胆妄为与谨慎小心，挥金如土与锱铢必较，放荡不羁与内心的某种执着，自信沉着与冒失冲动，善变与拘泥，豁达与古板，浓重的商人气与优雅的文人味，精明至极与迂腐不堪……

凡此种种，都从这个人的眼睛、神情、举止、衣着、容貌上不时泄露出某些蛛丝马迹，令你吃不准他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人。

性格就是命运。正是这个人奇特的性格，决定了他以后奇特的经历和一生。

这个人就是吕不韦。

如果那些踽踽街头的红衣佳人，那些为此兴奋、惊奇、不解的邯郸百姓，一旦知道邯郸城这几日的奇怪景观与神秘气氛，都是此人一手炮制，或者说都是因此人而起的，他们又会如何呢？！

3

饭庄、茶楼，本是宾客盈门，喧哗热闹的地方。

雨亭茶楼在邯郸城又是第一等的，十余年来，无一日不是宾客满座，生意兴隆。

雨亭茶楼共有三层，第三层其实只有一个精致的亭阁。但

是，这座亭阁全都是用南方特产的竹子所建。身处这亭阁中，不但神情气爽，感觉雅致、独特，还可远眺或者俯瞰邯郸城远远近近的繁华景象。

于是，这小小的亭阁成了整座邯郸城最精雅的地方，吸引了许许多多公子贵客，文人学士，巨商大贾。

可是，这亭阁又太小，只可容纳十二人。平时，都是要预订的。越是如此，就越使人趋之若鹜。

生意这么好，迎来送往的又都不是些平凡之客，茶楼的老板，胖胖的孙璋自然在邯郸城也不是个平庸人物。

孙璋已有三年没有亲自招待宾客了，所以他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。

但是这天，雨亭茶楼不仅门可罗雀，极其寂静，而且孙璋竟亲自端着个精致的木盘，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。

亭阁里仅仅坐着三个人。从外表看，这三人倒也并无什么奇处。

面南而坐的，年约四十，白白瘦瘦，脸容清癯，一副儒生模样，只是一双眼睛深邃幽幽，透着十分的精明，此人叫赵牙。

面东而坐的，是个身躯魁梧的汉子，紫红色的脸膛，血气方刚，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性情豪爽、恩怨分明，爽毫必报的人。他叫薛彪。

面西而坐的，却是个矮小粗壮的汉子，三十左右，眼睛很大，略微暴凸，长着络腮胡子，这是个既精明又暴烈的人。他叫俞瓚。

此刻，这三人神情凝重，默不作声。

孙璋站在亭阁门外，却不敢贸然上前，他干笑着，清清嗓子，想引起三人的注意。

那三人似乎耳朵有点聋，不仅一动不动，而且连眼光都没移

动半分。

孙璋欠欠身子，谦恭地步入亭阁，将木盘中的茶盏、酒壶、杯盘一一轻轻分放在三人面前的案桌上。孙璋的聪明和老练在这简短的过程中，已得到充分体现。

放茶盏时，他先赵牙，然后是薛彪，俞璜。

放酒壶时，他先薛彪，后俞璜，赵牙。

放酒盅时，他先俞璜，后赵牙，薛彪。

他通过短短的一刻，清楚地表明了对三人的态度，既尊敬，又难分伯仲。

显然，孙璋不想得罪三人中的任何一人。

奇怪的是，对孙璋的殷勤与谦恭，三人居然毫无反应，连个谢字都不说一声，依旧沉着脸，在想各自的心事。

更奇怪的是，孙璋对此竟也毫不生气，笑吟吟地端着个木盘，倒退着出了亭阁，又轻手轻脚地下了楼。

邯郸城中，能令孙璋如此恭敬小心的人的确极少。即便是赵王驾到，或者是大名鼎鼎，以至名传天下的平原君赵胜光临，孙璋恐怕也不过如此。

但是，这三人显然不是豪门贵族，也并非奸佞歹徒。甚至，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。

也许，只有孙璋心里清楚，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个，只要动根手指，就可将他碾成粉末。

赵牙、薛彪、俞璜，乃是名震一方的邯郸三雄。

邯郸城方圆数十里，分为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四大区域。城东是王公贵族，卿将大夫的府宅区，自然轮不到这三人插足。赵牙、薛彪、俞璜是城西城南城北三大区域的一霸。他们虽无一官半职，但许多官府无能为力的事，他们都能办到。在他们各自的区

域里，三人一呼百应，驱使自如。

法律，并不是可怕的东西。因为从道理上讲，法律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。对违法者，法律或许很残酷很无情，但对守法者，法律却是一把硕大而没有边际的保护伞。

孙璋不怕法律，不怕执法的官府衙门，却怕赵牙，薛彪、俞璜，正因为三人不代表法律，他们只代表自己，只按自己的道理行事。他们要杀一个人并非因为他违反法律，而是违犯了他们的规矩。他们的规矩又是那样怪异，令人无法摸透。

这样的人的确可怕，令人畏惧。愿意的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；不愿意的，任何人都休想令他们动一个脚趾头。

邯郸城上至赵王，下至百姓，没有人敢轻视他们。

孙璋也是邯郸城中的一员，自然不例外。

所以，雨亭茶楼今天只好闭门谢客。

所以，孙璋只好亲自端起三年没碰过的木盘，侍候这三人。

不过，孙璋在畏惧之余，又觉得有点惊诧。

寻常，能惊动三人中的一个，已是非同小可。但今天，三人居然都惊动了。
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三人竟坐到了一起。多年来，三人各据一方，互存戒心，齟齬之事也时有发生，又都高心气傲，平时，即使在街上或什么地方不期而遇，连招呼都不肯打的。

这些传闻，孙璋多有所闻。可今天他们三人却在雨亭茶楼的亭阁里相聚了。在孙璋看来，普天之下，恐怕只有两个人能令他们这样。

一个是赵王，王命不可不听。

一个是令他们钦敬之至，天下闻名，义薄云天的平原君赵胜。

孙璋就这样揣想着，下到了二楼。

三楼，亭阁中，依然没有声音。

良久，赵牙从袖筒里摸出一块一尺见长的白绢，在案桌上展开。

随即，薛彪、俞璜也摸出一块一模一样的白绢，展摊在各自的案桌上。

三人各自瞟着另两人展开的白绢。

三块白绢寥寥数语，写的都是相同的内容：

“身着红绫衣，年约十八九，雍容华贵，貌似天仙，出自豪门。”

显然，这是一个女人的特征。

三人把眼光收回。

“马信。”薛彪道，面无表情。

“赵博。”赵牙不慌不忙地说。

“李琼。”俞璜也报出了一个名字。

三人用最简洁的话语，各自道出了托他们的人是谁。

原来，他们三人分别是受人所托，寻找一个特征写在白绢上的女子。

明白了这一点，三人又陷入了沉思。

少顷，薛彪开口道：

“三天了，一无所获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俞璜接着道。

赵牙兀自在沉吟。薛彪、俞璜抬眼望着赵牙。三人中，赵牙是最精明最老谋深算的，所以他的话，可能是最有份量的。

果然，赵牙皱皱眉，道：

“这女子会不会是城东一带的？”

薛彪、俞璜的脸色立即松缓了许多。

“我说嘛，以我们三人之力，三日下来，不可能一无所获。”薛彪已经喜孜孜了。这个人最关心的是信誉和声名，而且心直口快。

“既是在城东，我们就无能为力了。”俞璜捋着络腮胡，透着轻松地说。这个人不仅关心声名，更想着早点交差，结束这种不会有结果的事。果断，一针见血。

赵牙默然片刻，忽然笑笑，问道：

“二位是否想过，赵博、李琼、马信三位公子又是受何人之托？能请动他们三人，又能借我们三人之力，把个邯郸城弄得风风雨雨的，又该是谁？”

这些话使薛彪、俞璜脸上刚有的喜色与轻松，即刻僵硬在那儿。

“想不出。”薛彪想了一会，摇摇头道。

俞璜虽然不甘心，却也不得不承认事实：“难以定论。”他这话表明自己还是想出一些人的，只是没有证据和把握，难以决断而已。这既可显出他高薛彪一筹，又可见他老成持重。

现在，薛彪和俞璜都在等赵牙开口，盼望他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赵牙抬头瞥了薛彪、俞璜一眼，狡黠地一笑，道：

“我只知道，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人。”这句话貌似废话，却也机智，无形中压下了薛彪、俞璜，因为他们两人只会说不知道。

有时候话倒过来说，虽然意思差不多，效果却有着微妙的差异。

赵牙微叹一声，起身欲走。

“会不会是平原君？”薛彪似有不甘，突然冒出一句。虽然他

已称霸一方，但心里还是热切地希望自己所做的事与平原君有关。即使没有结果，内容重要就行了。

“不会！”这次，俞璜、赵牙不约而同，斩钉截铁地道。

也是。以平原君赵胜的名望与权力，门下又有食客数千，他要找个女人，还用得着劳烦别人吗？

薛彪神情沮丧地默然无语。

4

邯郸城十字街口。

吕不韦负着双手，伫立在街边一侧，他的脸对着城东大街。

来来往往的行人从他面前经过，他视若不见，面容憔悴，双眼射出狂烈的光芒。

如果此时有个认识他的人见此情景，一定会问自己，这是吕不韦吗？

也许，这个人不会问自己，摇摇头，走自己路。因为吕不韦的行事经常令人惊讶。

吕不韦依然痴痴地站在那儿，定定地凝视着东大街。良久，他喃喃自语道：

“美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！”

一阵寒风吹来，吕不韦的鬓发舞动起来。他低下头，神情变得痛苦、怅惘。

5

吕不韦那时，天下主要分为七个大国：赵国，秦国，楚国，齐

国，魏国，韩国，燕国。

天下之大，姓氏繁多，一个人如果姓廉，也是件平常的事。但是，如果这姓廉的是赵国人，而且住在邯郸，也许就不平常了。

小至赵国，大至天下诸侯，卿相将校，恐怕没有人会不知道赵国有位名将叫廉颇。

廉颇的赫赫威名，凭的就是一点——只要是与廉颇交锋，天下没有一支军队，没有一个将军敢说有必胜的把握。

所以，廉颇完全有理由趾高气扬，目中无人。

廉颇没有。他要么深居简出，要么干脆就住在军营中，与士兵衣同衣，食同食，寝同寝。因此，他深得士卒之心。

这样的人，当然不会招摇。否则，又怎能成为国家的栋梁，急流中的坚强砥柱和镇国之宝呢？！

但是，廉颇不招摇自大，并不能保证他的诸亲，甚至仆人也能够谨慎谦逊。

邯郸城东街这一座豪华的巨宅。朱红的大门上，有个斗大的“廉”字。

不用说，这肯定不是廉颇的府宅。这里的主人叫廉壁，是廉颇的胞弟。

廉壁是与其兄廉颇截然不同的人。肥胖一颧硕，粗俗，既无才又无志，不过仗着廉颇的声望，在军中当一员偏将。他的嗜好就是“食，色，赌”三字。平时，他交一帮狐朋狗友，吃，喝，嫖，赌，竟也过得逍遥自在。

廉颇对这个年过五旬的胞弟自然十分鄙夷。但轻蔑归轻蔑，胞弟总是胞弟。无非头痛不管而已。好在廉壁虽行为不端，有辱其兄声名，但违法的事却还知道不干。

也许是酒色无度，也许是命中无子。廉壁虽然妻妾成群，却